

当代女性情感系列小说丛书

玩

九

朝

五

林秋霞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玩
九
朝
五

林秋霞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玩九朝五/(新加坡)林秋霞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5. 8

ISBN 7 - 80186 - 330 - 5

I. 玩... II. 林...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新加坡 - 现代

IV. I33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2012 号

本书经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授权, 由东方出版中心独家出版发行。

玩九朝五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60 千

印 张: 8.25 插页 2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86 - 330 - 5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抱月	1
变奏	12
朝花	23
晨露	36
沉香	48
画魂	60
流星	73
猫情	85
凝香	97
片段	108
扑蝶	122
棋子	134
情人	145
去影	158
如风	172
如梦	183
无常	196
心尘	208
心经	220
艳歌	232
月琴	245

抱 月

我旋转开房门，惊觉友良竟在屋里。

地上一堆的衣物，他正收拾着行李。

他没想到我会在这个时候出现，现出一脸的尴尬：“我过几天要去北京，回来拿些衣服。”

我也只好装作大方地在沙发上坐下：“哦，是吗，这么巧，我下个星期也会去北京一趟。”

话一出口又后悔个半死，我还同他说这些干什么，难道还奢望他说那我们不如约吃顿饭或见个面的无聊话。

他大概也知道我失言，只好无端找话说：“这阵子新加坡也没什么机会可捞的了，能走的都得走，几乎大半人口都去了中国。”

说到这里，他又怕我敏感会错意，加上一句：“当然是想在那里成就一番事业，赚些钱。”

我再也忍不住地大笑起来：“友良，当初谁的目的不是这样，但以后发生的事就很难说了，你说是不是？”

玩

九

气氛突然变得死寂，房里只有他“沙沙沙”折叠衣服的声音，过了很久很久，空气中才传来一句他微弱的声音：“是我对不起你。”

我只好继续地扮潇洒状，气定神闲地说：“到这时候还说这种话干什么，都过去了，还说谁欠谁。”

朝

过一阵子，总算听到他关皮箱的声音。他提着两个箱子从我面前走过时，说：“是我的东西我都收拾走了，其余的则麻烦你替我丢了吧。”

我点头。

他临到门边，又转回头来说：“你有什么事便联络我。”

我仍是点点头，并向他摆摆手。

然后“砰”的一声，他关上房门走了。

接下来我才慢慢地崩溃，泣不成声。

我不该对友良还这么笑脸相迎的，若照一般好友的话是：“杀了他也不足以顶他的罪。”

连我的律师对我的要求也惊异万分：“你不打算告他？”

我当时反问我的律师：“我告他会得什么好处？房子是我的，车子也是我买的，他公司的资产运转是我个人户口向银行担保得来的，他有什么财产在手里我可以要求平分？若是为了那一千几百块的赡养费，算了，还不够我买一件衣服。”

听得我律师点头称是，还说：“他不反过来要求分你财产已属万幸的了。”

至于自尊面子问题，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还有何自尊可



我知道，他在等我
开口，21世纪的男人连
要抛弃一个女人也不知
该如何启口。

玩

言？

当初下嫁予友良时，母亲曾言：“你比友良能干，赚的又比他多，学历又比他高，要小心提防他的自尊，不要得意忘形地忘了他的感受。”

我当时还天真地同母亲说：“妈，友良是个老实人，不会有这种心机。”

但我确实是忙。新加坡身兼高职的人很少有高薪而又享有自我生活的，我也不例外。

身为金融管理局的经济学专家，除了监督本地银行的运作，还得时不时出国考察驻新的跨国母银行的业务。由于业务涉及到金融财政，凡有关股票、黄金、投资户口的走向，媒体无不找我访问有关意见。

而媒体的惯例向来是，找对了人，将来凡是相关话题，无不会找同样的人。求生不如求熟的嘛。

霸菱银行出了乱子之后，我同尼森几乎同时成了红人，电视、报章、外国的媒体无不竞相找我作访谈，问着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对着几十盏的摄影强灯以及闪得让人眼花缭乱的闪光灯，我仍得笑意盈盈：“发生这种事诚属遗憾，但我不认为此事对我国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地位有何影响。”

一位美国报刊的记者问：“林博士，你能肯定金融管理局在这次事件中完全没有疏忽？”

这是一个棘手问题，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发生这种事，有

关机构必首当其冲地难逃其咎，我犹豫了三秒钟，仍面对镜头笑：“我们已做好一切措施；这种事也许可以让我们再三检讨一番，看看是否能阻止同样的问题上演……”

接着记者们七嘴八舌地抢发问题。整个招待会结束后，已是晚上11点的事。

带着疲倦欲死的身躯回到家，方忆起今日还是我同友良结婚两周年的纪念日。

进入客厅，看见友良正在收看晚间电视新闻。

“友良……我很抱歉，临时开记者招待会，我没法子赶早回来。也许晚餐改在明天吃？”

“算了吧，你的时间哪一天算得准？你现在成了大明星，我要见你都得从电视上看。”友良没好气地说。

“友良，这是工作。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最近霸菱发生这种事，我三天三夜都不得好睡，时间上失去预算也非我所愿……”我仍企图向他解释。

“得了你，不必在我面前重申你这种身担高官所需负的重任。谁不知道你是不及30岁的女博士，又是金融局旗下的一名大将，如今更是媒体的宠儿，比电视台的电视艺人们上镜更频繁……”

“友良，”我有点吃惊他会说出这种话，“我这么做难道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既是前线人员，同媒体打交道又有什么错？”

“你当然没错。”友良站起来同我说：“错的是我，无端端地高攀了。”他最后的一句还带点恨意。

为什么在工作上叱咤风云的女人，在情感上却似一只鸵鸟，不肯早早面对现实，不敢坦白剖析自己？

我端的是被这场莫名的拌嘴吓呆了。同友良结婚两年，我们不是没有吵过架，但吵到这种近于将对方抹杀的地步，应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事了。

至此，我方知道我的婚姻正面临考验。

至此，我才明白为什么友良可以三天两日地提着行李往外跑，或夜夜三更半夜地回家，或三个月内碰也不碰我一次……

我一厢情愿地认为他是为公事出门，为工作而应酬，或因公太忙以致精力透支过度。我为他设想了种种理由，可是今日火山爆发方令我回想以往的星星之火。

为什么在工作上叱咤风云的女人，在情感上却似一只鸵鸟，不肯早早面对现实，不敢坦白剖析自己？

“友良，”我吞了一下口水，设法力挽狂澜，“你我还分什么彼此，什么高攀的话？我从不认为我比你强多少，学历事业的衔头只是虚无的，我从没放在心里。”

“少说这种无谓的话了，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名和利是必需品，你不认为你比我强，自有其他人等认为我比你低一等。”

“你何必在乎别人看法，我不是嫁给你了吗？”我问。

“婚姻能保证什么，能保证塞住别人的嘴巴？”友良反问。

我开始感到气愤，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应是他对一

……对待婚姻也正如对事业般经营。同友良的激情虽然已成过去,但我也想不出我应该同他分开的理由。

个不守妇道或干错什么的妻子所说的话,可如今我好端端的一个人,在公司出尽牛力,回到家还尽力逢迎,却也落得这种不满。想到这里,我不禁加重口气:“你要说什么便说什么好了,我懒得回辩你。”

说完我便上楼上的卧房宽衣。

须臾,楼下客厅里传来“砰”的一声门响。

他走了。

从那日开始,我俩便如住在同个屋檐下的陌路人。

他照样回家,但家似乎成了旅馆。

我大半时间在外公干,来去匆匆,在家里难得见他一面。

我知道,他在等我开口,21世纪的男人连要抛弃一个女人也不知该如何启口。

而我想:如果他不要,我又为何要终止这场婚姻?

我并不是一个浪漫女人,也早已过了风花雪月的年龄,对待婚姻也正如对事业般经营。同友良的激情虽然已成过去,但我也想不出我应该同他分开的理由。

他既然还肯回家,使我对他仍有所期待。

但很快的,局内人并不关心的事,偏有局外人惟恐我不知。

先是大姐找我吃饭,饭间闲聊到友良:“妈说很久都没见到

他了，他很忙吧？”

“他这阵子常为业务往北京跑，很少呆在新加坡。”

“安平，我见过他同他那个女秘书一起吃饭也不止一次了，而且，”大姐欲言又止，“他们上回……态度相当暧昧。”

“大姐，”我仍不动声色：“安妮那女孩子跟他做事好多年了，精通双语，友良华语不太好，如今与中国来往做生意，安妮很帮得上忙。”

“哦，”大姐满脸的歉疚：“那看来我是误会了，巴巴地跑来同你说。”大姐顿一顿，“我只是关心你。”

“我明白。”我笑笑。

同大姐分别之后，我才感觉到胸腔涌起一阵酸楚。

原来是安妮：那高中毕业便出来谋生不及几年的年轻女孩子。

有什么是她有而我并没有的呢，我百思莫名。

我等着友良同我解释，可是他没有。

最终上门来找我谈的，居然是安妮。

她在办公时间内到我的办事处，同我的秘书预约后相见。

“张太太，您好。”见到我时，她有点腼腆地称呼。

“好久没见，你漂亮多了。”我完全不动声色。

“张太太，我这次来——”安妮面有窘色，不知如何开口。

“工作上有什么难处吗？”我问了下去。“是友良令你难做？”

“不不不，”她一脸的惊慌：“我同友良，不，张先生在一起很久了，不会有问题。”

“那又是为什么？”我抬头问。

“我这次来，是求你成全。”她豁出勇气说。

见我没反应，她继续说：“友良说您应该知道有一段日子了，可是这么久没动静——”

“你不耐烦了？”我笑笑地问。

“不，我不介意，也不想友良同你离婚，可是——孩子——”她的声音低了下去。

“你有孩子了？”我有点惊异。

“是的，是个意外，可是我也没办法这么拖下去。”她开始哽咽。

“为什么不由友良来同我说？”

“他说，他不忍心，你对他那么好，可是——”

“可是他却选择了你。”我苦笑。

“他说你太忙，太专注于事业，在你的面前，他像是一个小孩子。”

“是吗，他却从来没对我这么说过。”我终于顶了她一句。

“他还天天回家，天天睡在我身边，如果他想对我说这些，应该没有太大困难。”我继续说。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她有点惊讶我会这么说。

“说什么我们都还是夫妻是不是，到现在他还是我的丈夫，其余的都只算是外人，我们的事，我们自己会解决。”我站起身来送客。

安妮的整张脸顿时涨得通红，她并没想到我还有这一招。

这天下还有谁是好吃的果子呢？我的容忍度是有限的。

晚上友良反常地很早就回家，径自往书房里找我，在我面前坐下，似乎考虑了一阵才开口：“她不该来找你。”

“谁？”

“安妮。”

“如今她逼你来摊牌了吗？”我问。

“安平，我骑虎难下。”他将脸埋进手里。

“你说吧，我并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

于是我们俩心平气和地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来谈有关离婚的细节。

惟一的房产及联名户口问题，我向友良提议：“房子由我买下来，以现金还你曾付的现款首期，由你退名。户口也由我保留，你可以提你份内的钱。”

“那些不到几万块的钱也要这么算？”友良不禁笑。

“我并不需要。”我耸耸肩。

他开始静默。

我知道我又触到他的心事了，他的妻子连这最后的补偿也不需要。

室内“叭”的一声，灯火顿时照得通明，是菲佣进来开的灯。

妮姐轻轻地问我：“太太要吃些什么吗，先生已走了很久了。”

我吩咐她做饭，临上楼前又转回头吩咐：“妮姐，明天记得叫锁匠过来换掉大门的锁。”

妮姐明白我所指，仍不放心地问：“若先生乘你不在时要进来呢？”

“不用开门。我们已离婚，他已是一个陌生人。”

“知道了。”妮姐应道。

过去种种旧事如昨日死，明天，明天会是另外的一天。

变奏

“明天，明天我便要嫁给你了。”放下电话时，我对子安这么说。

“说正确点，应是36个小时以后。”子安不忘他的会计师本色，什么都要算得清清楚楚。

“哗佬，都要嫁了还这么煲电话粥啊。”旁边的女朋友们一哄而上，不停地在取笑。

“好吧，子安，好好地享受你最后的单身男人夜吧。”

“你也是。”子安的笑声传来“你也好好地同那班朋友们过你的hen night吧”。

最后一个午夜了。我无限眷恋地望着房里的一切。

女友们正帮忙摆布着一些礼品。那都是一个礼拜前搞bridal shower时，亲朋戚友送来的礼物——有Gianni Versace的碗、盘、杯、床单，有Swarovski的一双水晶大天鹅，还有数之不尽的摆设用品。

“这些人真是的，送礼物也不会送。”帮我装箱的莉莉在那里

叹气,“送这些给安平有什么用,她会用得着这些东西?”

“对啊,倒不如拿来折现实惠些。”其他人附和着说。

我不作声,心想倒是难为了这些亲戚及朋友,冲着子安的家世,能送得出这么样的礼物已算落尽心思了。一般人会想,嫁给张子安这样的人,到底还有什么是我需要而他不能给予的?

我只要想及后天在Ritz Carlton宴请两千多人的场面,我便头痛了起来,下两百桌的宴单时,我还同子安讨价还价,“子安,可以只摆一百桌吗?”子安只向我苦笑,“你以为我不想吗?但爸妈本来的意思是摆个五百多桌……”

张家业务遍及欧美东南亚各区,在本地又是银行业及地产业的翘楚,单单宴请有生意往来的商家及社交界朋友们,人数已超过两千人。

我不再多话。

能嫁给子安这么样的人还夫复何求呢?莉莉说的:“当一般新婚夫妇的烦恼是怎么样去向银行贷款来买个五房式组屋或一间执行公寓时,你的烦恼却是应住在荷兰区的有地产业好呢,抑或乌节路的公寓房子?”

张家本来便是靠发展产业起家的,屋业遍及新加坡全岛,身为产业公司董事经理的子安,自决定成家后得到父亲的大礼一份是:一间位于荷兰路的双层别墅房子,及一层位于乌节路第九邮区占地两千多平方尺的公寓。

我没有惊喜。当一切都来得太顺其自然时,何惊之有?

我只是惊讶于子安父亲的大方,毕竟他才是财务的控制人,